

竹声传古韵 墨海荡诗舟

——重读学兄《砚边拾趣》有感

半个月前,我在博客上留言。

敬告博友:

进入5月,我上网很少。每年冷暖交替之际,我就不敢多看书、多写字,不敢长时间上网。目的想多走走,多活动,免得旧病复发,给家人带来麻烦。

博友的大作不能及时拜读,我十分愧疚,请多多原谅。我这也是无奈之举。好在“留得青山在,不怕没柴烧”!

我衷心祝愿博友们阖家幸福,万事如意!

道歉的话很好说,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。当我下决心关闭电脑,将书籍、文稿从书桌撤下时却犯了难,原因是有些书籍、文稿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撤下的。比如说,学兄杨育夏先生的大作《砚边拾趣》,是一本诗书合集,这本书必须放在身边,时时翻阅,难以割舍。之所以如此是有其特殊原因的。

第一个原因是,杨先生是我“亲不溜溜”的学兄,我们是名副其实的“铁塔牌”。1962年秋,当我考入河南大学(当时叫开封师院)中文系时,杨学兄已经在一年前学成毕业,分配到周口。我俩擦肩而过。同饮黄河水,何必曾相识!1967年冬,毕业后的我阴差阳错也被分到学兄任教的周口。由于我们都在教育战线工作,见面的机会自然不少。这是天意?抑或是人为?恐怕永远也说不清!

由于长时间的接触、多方面的了解,学兄杨育夏先生的敬业精神和豁达大度,尤其是他的大爱情怀,令我深深感动并倾心景慕。杨学兄是位多才多艺的人,他擅长国画和书法。他对我国传统诗词,无论是律诗绝句、古风乐府,或者是慢词小令、套数散曲,都能挥笔而就,堪称行家里手。杨学兄所写的诗词,有的抒发盛世情怀,弘扬正气;有的讴歌青山秀水,咏物寄情;有的缅怀昔日旧事,咏史感怀;有的记述生活琐事,描摹心曲。在杨学兄的笔下,有长河落日,

大漠边陲,也有雕梁画栋,曲径通幽;有龙吟虎啸,花鸟虫鱼,也有感叹时局,兴观群怨……总之,杨学兄笔下描摹的是人世百态,传递的是正能量。借孔老夫子的话来形容,那就是“一言以蔽之,曰:思无邪”!

第二个原因是,杨学兄最近给我布置了一道作业,并命令我按时交卷。事情还得从几年前说起。2014年夏,学兄杨先生的诗书合集《砚边拾趣》很快就要付梓,我有幸先睹为快,这是他对我莫大的信任和理解。于是不胜感激的我在序言中“胡写乱诌”了一番,其中有这样一段话:

岁月匆匆,人生苦短,转眼间我二人都已进入耄耋老年。我们对事业、对人生,虽然不敢说大彻大悟,但却可说有所感悟,有所理解。我们都认为:人,只有活得明白,才能过得从容,活得潇洒,这才是真正的“难得糊涂”啊!出于这种想法,我愿意将个人的一点儿“小明白”写出来献给老年朋友,以期更多的学兄、学弟,师姐、师妹获得更多的“大明白”,并借此探讨诗词读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,以文会友,切磋共勉……

没想到我这番老生常谈,引来了两位老师的关注。这两位老师,一位是杨育夏先生,另一位是王钦韶老师。王钦韶老师毕业后留校任教,教文艺学概论,我当年荣幸地担任了他的课代表。前几天,杨学兄转述王老师的话说:“问问文生:他文章中说的‘大明白’和‘小明白’,是什么意思,他必须给我讲清楚!”师命难违啊,我真得好好地备备课!

以上两条,就是我之所以“犯难”,将这本《砚边拾趣》放在身边难以割舍的特殊原因。

于是,半个多月来,我一遍又一遍地认真阅读杨育夏先生诗书合集《砚边拾趣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!十多天的认真

■邹文生

阅读,我收获颇丰,基本上能够交卷了。我发现,王老师让我回答什么是“大明白”和“小明白”,其实答案有现成的。杨学兄的这本诗书合集《砚边拾趣》中已经说得清楚清楚,明明白白。

杨学兄在诗中写道:

明月在天水在瓶,一生是非都洗清。
禅心伴我行大道,畏寒不攀楼高层。

——安贫乐道

荒涯人生难系舟,山高林密水急流。
骤然一夜风雨息,朝阳笑卧楼东头。

——人生感悟

古来文士伴清寒,逸韵高标仰前贤。
风月盈怀堪称富,云烟出岫胜参禅。
踏雪敲句板桥上,迎日垂纶碧水边。
梦萦乾坤歌正气,不寻捷径问终南。

——赠文友

少有壮志老何求,春梦引我上高楼。
时序已到秋风紧,应效荻花不言愁。

——老有所感

喜欢写字读文章,勤动脑筋无忧伤。
吃穿住用追平淡,门前随处有春光。

——生活感悟

道从心内得,寿在乐中求。
微醉应万事,一笑大江流。

——养生心语

竹声传古韵,不计春和秋。
人生有忧乐,放怀对白头。

——竹声

“小明白”与“大明白”这个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楚的问题,却被学兄杨先生在诗中说得是这样明白、清楚。

赏读杨学兄的诗作,叫我茅塞顿开,如醍醐灌顶一般。是啊,要回答“大明白”和“小明白”这个问题,不仅需要思索,更需要领悟;对它的理解要靠经历去积淀,对它的领悟要靠人生的岁月来支撑。

历史上的大贤大德们,都曾经对什么是“大明白”作出过不同的诠释。例如:孔子解读它将其取名为“中庸”,老子解读它将其定义为“无为”,庄子发现它的时候将它解释为“逍遥”,而佛祖如来发现它的时候则将其说成是“忘我”……

学兄杨先生的诗作,既承蒙古训,又与时俱进,将“大明白”解读为“禅心伴我”和“不寻终南”,解读为“竹声传古韵”与“寿在乐中求”,这岂不妙哉!

试卷已经誉好,我诚心诚意地请各位老师及诸位文友批评指正,并恭请诸位网友“拍砖”。

□ 书苑撷英

祈难老

■汪曾祺

太原晋祠,从悬瓮山流出一股泉水,是为晋水之源。泉名“难老泉”。泉流出一段,水上建亭,亭中有一块匾,题曰“永锡难老”,傅青主书,字写得极好。“难老”之名甚佳。不说“不老”而说“难老”,是希望老得缓慢一点,从容一点。

要想难老,首先旷达一点,不要太把老当一回事。说白了,就是不要太怕死。老是想着我老了,没有几年活头了,有一点头疼脑热,就很紧张,思想负担很重,这样即使多活几年,也没有多大意思。老死是自然规律,谁也逃不脱的。唐宪宗时的宰相裴度云:“鸡猪鱼蒜,逢着则吃;生老病死,时至则行。”这样的态度很可取。

其次是对名利得失看得淡一些。孔夫子说:“及其老也,戒之在得。”得,无非一是名,二是利。现在有些作家“下海”,我觉得这未可厚非,但这是中青年的事,老了,就不必“染一水”了。多几个钱,花起来散漫一点,也不错。但是我对进口家具,真皮沙发,纯毛地毯,实在兴趣不大。我对名牌服装爱好者不能理解。穿在身上并不特别舒服,也并不多么好看,这无疑是显出一种派头。何必呢。至于吃饭,我并不主张“一箪食一瓢饮”,但是我不喜欢豪华宴会。吃一碗烩鲍鱼、黄焖鱼翅,我觉得不如来一盘爆肚,喝二两汾酒。而且我觉得钱多了,对写作没有好处,就好比吃饱了的鹰就不想拿兔子了。

名,是大多数作者想要的。三代以下未有不好名者。但是我以为人不可没有名,也不可太有名。六十岁时,我被人称为作家,还不习惯。进七十岁,就又升了一级,被称为老作家、著名作家。盛名之下,其实难副,这成了一种负担。我一共才写了那么几本书,摞在一起,也没有多大分量。有些关于我的评论、印象记、访谈录之类,我也看看。言谈微中,也有知己之感。但是太多了,把我弄成热点,而且很多话说得过了头,我很不安。十多年前我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过,希望我就是悄悄地写写,你们就是悄悄地看看,是真话。这样我还能多活几年。

要难老,更重要的是要工作。饱食终日,无所事事,是最难受的。我见过一些老同志,离退休以后,什么也不干,很快就显老了,精神状态老了。要找点事做,比如搞搞翻译,校点校点古籍……作为一个作家,要不停地写。笔这个东西,放不得。一放下,就再也拿不起来了。我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点,我的老伴劝我休息休息。我说这就是休息。在不拿笔的时候,我也稍事休息。我的休息一是泡一杯茶在沙发上坐坐,二是看一点杂书。这也是为了写作。

坐,并不是“一段呆木头”似的坐着,脑子里会飘飘忽忽地想一些往事。人老了,对近事善忘,有时有人打电话给我,说了一件事,当时似乎记住了,转脸就忘了,但对多少年前的旧事却记得很真切。这是老人“十悖”之一。我把这些往事记下来,就是一篇散文。散文集取名就叫《独坐小品》。

(选自汪曾祺散文集《找点乐子》)

